

論語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四章

何晏集解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李氏家臣而

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

歸孔子豚

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孔安國曰塗道也於

道路與相逢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

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

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

不可

孔安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可為有知

日月逝

矣歲不我與

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

孔子曰諾吾

將仕矣

孔安國曰以順辭免害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

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孔安

國曰上知不可使強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

聲

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夫子莞爾而笑

莞爾小笑貌

曰割

雞焉用牛刀

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子游對曰昔者

雞焉用牛刀

子安國曰言小何須用大道

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

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

子曰

二三子

孔安國曰從行者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孔安國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

子路不說曰末

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

耳何必公山氏之適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

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子張問仁

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

孔安國曰不見侮慢

寬

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

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

功

惠則足以使人佛肸召子欲往

孔安國曰晉大夫趙

簡子之邑宰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

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不入其國

佛肸以中

半子之主也如之可子曰然有是言也不

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不入其國

佛肸以中

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

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孔安國曰

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君子雖在濁亂

濁亂不能汚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言

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子

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六言六蔽者下六事謂仁知信

直勇剛也

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孔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

好

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

好

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孔安國曰蕩無所道守

好信不好

學其蔽也賊

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

好直不好學

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

學其蔽也狂

孔安國曰狂妄批觸人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

夫詩

包氏曰小子門人也

詩可以興

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

可以

觀

鄭玄曰觀觀風俗之盛衰

可以羣

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

可以怨

孔安國曰

通之事父遠之事君

孔安國曰

多

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居相切盛可以怨子安國曰羣

孔安國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安國曰多邇近也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

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而立也與馬融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淑女

人而不為如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鄭

向牆而立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樂

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

已
子曰色厲而內荏

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者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

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國生烈日所至

之鄉輒原其人精而為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

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

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

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

子曰鄙夫可與

事君也與哉

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

其未得之也患得

之患得之者患不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

事君也與哉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

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子曰古者

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

古之狂也肆包氏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安國曰蕩無

所據古之矜也廉馬融曰有廉隅今之矜也忿戾孔安國曰

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詖而已矣子曰

惡紫之奪朱也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包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

惡

利口之覆邦家也

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

其國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

子何迷焉

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欲見孔子孔

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

悲思

卒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

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

悲思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

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

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

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

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

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

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

則為之

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

宰我出

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

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

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乎

孔安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

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

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

子路曰

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奔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為之無所損也子路曰樂善生淫欲

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貢曰

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氏

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安國曰訕謗

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曰窒塞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孔安國曰微抄也抄

人之意以為已有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包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

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

惡焉其終也已

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

論語微子第十八

凡十一章

何晏集解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融曰微箕二

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

仁以其俱在

卯下息為士師

孔安國曰士

三

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

仁以其俱在柳下惠為士師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三

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黜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孔子曰若

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

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曰吾老矣不能

用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齊人歸女樂季

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

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

子之門

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以感切孔子

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

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

衰也往者不可諫

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

來者猶可

追

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而

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

孔

子下汝與之言邈而辭之不得與之言

包氏

者殆而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

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包氏曰下

下車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

焉

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漑處

長沮曰夫執

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是也曰是知津矣

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

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

之 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 且

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

擾而不輟 鄭玄曰擾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 子路行

以告夫子憮然 為其不達已意而便非已也 曰鳥獸不可

與同羣 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 吾非斯人徒與

而誰與之 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 天

下有道立不與易也 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

況誰與之

子安國曰吾自當與也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

下有道立不與易也

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立皆不與易也已

大而人小故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包氏曰丈

人老者也篠竹器名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包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

分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邪

植其杖而芸

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子路拱而立

未知所以答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

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

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

文入出

子路曰不仕無義

鄭玄曰留言以語文人之二子

長

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孔安國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

欲潔其身而亂

大倫

包氏曰倫道也理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

包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自必道得行

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

逸民者節行超逸者包氏子曰

用自巳知之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

逸民者節行超逸者包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子曰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鄭玄曰言其直巳之

心不入庸君之朝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

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

而已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包氏曰放置也身

中清廢中權

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身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我則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大

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

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

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包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

缺皆名 鼓方叔入於河

包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也

播鼗武入於漢

孔安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

少師陽擊磬

襄入於海

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周公謂

魯公曰

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

君子不施其親

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易其親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孔安國曰

以用也怨

文書無大改則不棄也無求補於

不以他人易其親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國曰

以用也怨
不見聽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

一人

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

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包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

顯士故記之耳

論語卷第九

經一千六百五十字
注一千七百七十八字

子曰...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 無所不從... 七十而從心所欲... 無所不從... 七十而從心所欲... 無所不從...

子曰...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 無所不從... 七十而從心所欲... 無所不從... 七十而從心所欲... 無所不從...

子曰...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 無所不從... 七十而從心所欲... 無所不從... 七十而從心所欲... 無所不從...

子曰... 六十而耳順... 七十而從心所欲... 無所不從... 七十而從心所欲... 無所不從... 七十而從心所欲... 無所不從...

論語子長第十九 凡二十五章 可晏集解